



臨淵堂集 上

共二

~ 16  
2391  
1



和  
2391  
卷一

臨淵堂集序



臨淵翁百了不了人也獨了人不可  
欺而夷考其一生則都和盤打欺耳  
然昭明終不能昌若誰復有見欺者  
夫有德者有言予萬分德無一釐髮

鬻馬有仁肝義肺噓出藹如為可傳  
也惟此中篋擗擋只為先世志意嗜  
樂丘墓路里暨朋儔交好記與雲仍  
使之傳守而已何敢唐突紫蛙以欺  
世為也歲丁未仲春翁自序

臨淵堂集卷一

詩

六臣墓

三首

遊覽類

今日江上月歷照舊日明萬人六人死萬人豈長生  
生前凡幾歲死後千百世  
東峯手種松歲久無多枝下馬拾松子子子深培之  
願雨朝以潤願露夕以滋

上黨佐世才知我六臣義不問東峯翁豎石鷺江隧  
却從今人看猶是古人事

鷺江書院

定齋書院五日終於

六臣墓碑東峯所立

五月

曉沐西溪水夕採魯山蓀謹甫為我隣  
角叅為我殮漢水何時盡公名與之存

健元陵與書巢

族侄寅升  
時為叅奉

望望健元陵恣恣佳氣浮雲樹積夢想人事苦盾矛  
必待身無累百年莫一遊赫蹄走南阮吾且下楊州  
妻孥一旬計緩急君且賙小兒學大兒大兒勿悠悠  
老婦憂女癯貧女自可瘳川陸信青藜十里五里休  
野曲迤迤盡環山蒼翠裊氣勢駁壯麗造化工綢繆  
主人早汛掃烏几當林颺我以晨鵲知準備遙村醜  
林月日應多昨日已半鉤一宵醉溪上一宵松下樓

嶺南道遙篇

我昔家梧州門對太虛樓兒時登樓哭哭生小東國  
十五衣短後自名高漸離三十歸耕田四十妻猶飢  
五十賦遠遊物外謾悠悠桃花海棠花川陸一何脩  
問遠敬田夫田夫簡糶糊山夕結沉陰啼鶴答吠狐  
節茨各自掩妻兒相與娛始知在家人百飢愁定無  
畿湖散夷猶蘭菹採盈掬朝從長卿飲暮投茅容宿  
東南累舟車蓉城敦昭穆煌煌忠孝閭一閭同九族  
我起壽諸父諸弟壽汝兄人生今日好明日若為行  
德裕抽厚坤數州大縱橫桃源在其中其上明赤城

冷風何颯然方丈驚起忽銀河清且淺可以濯我暘  
日觀秀東魯會稽晴南越俯身數九州緬思鑑湖月  
放歌與長風吹之八杳冥寥寥竟誰聽聊自怨平生  
已已八金剛不敢詩數十年後乙未夢得生晴  
二句覺用夢中意成之

新豐多名酒燕趙多好士蒼蒼大山河可我八尺駢  
鴨水界西北營辱東國史胡漢愧陪臣力田輸菘齒  
四隣各藩籬斷斷牛李氏何以慰此生金剛海上晴

松江夜

黃驪豈不長楊子亦千里千里相邂逅二水為一水

上流殊旱滂下流共濁清并力鑽斗湄怒濤闖風霆  
出野曠徘徊丘陵日以平石灘疏不盡徃徃嗚嗚咽  
嗚咽復誰為明月復圓缺

周遊

東溟枕畔月隨我西溟白大地中迤逦世界行處闢  
腥臊以為味夢幻以為真歌聲哭聲中千年去去陳  
我馬乍棲棲晚賞延風土臨淄聊紫衣在宋為章甫  
時時倚長天高謠以夷猶樂者以為樂憂者以為憂

庭花

庭花明日好不如今日色驛路斷山平浮世久役役

東家子賣屋西家父起宅今日柱下礎古人勒功石  
此生何用多一壺隨青驃蓬萊夕偃蹇妙香朝娑娑

滿月臺

燕麥誰家田田中塔礎石麗王歌舞時明月如今夕

麗太祖陵

故國滄桑盡空山歲月多蕭蕭黃葉裏守墓兩三家

朴淵

開城山下路瀑布問來僧雨氣連松嶽雷聲動大興

杏峴

陌頭舊大路典型八木叅王氏松都日三南從此去

寶蓋山中

微風八松林吹葉不成響松間雲暗移轉向東峯上

赤裳山見山下雨

山下雲雷深人間今日雨誰家喜田事誰家憂遠路

日月臺

上方丈山上峯

迥一立重霄上冷風飄我衣今朝天下霧徃徃白雲  
飛

古人感稱黃楊洞波幻石之奇即今之華陽洞  
巴串也袤可百餘步廣居三之二蓋水波積磨  
石面斷斷若波浪然故得波幻名

黃楊洞口水驚波蹴天籟不知波是石鳥鴈時飛下  
丹丘歸路

罷碁王虛洞明月下青山簫鼓帶餘戀嫋嫋白雲間

過懷仁

李友景理時為倅不見書此石壁而過

白雲向楚山搖曳無定跡流入松桂間棲鶴眠不識

梧州舊居

古墟禾黍中堆石煤猶黑昔日日斜時阿孃窓下織

斗湄

朝鮮千派水先數斗湄竒宇宙東西闢風雲出入吹  
龍深江不動虎遠谷猶疑巫峽何彷彿玄猿起土思

拱北樓

錦水環蒼壁丹樓出遠烟城晴湖右帆門碧漢陽天  
風露征衣變鶯花客日遷遠途幾時已看看釣歸船

雲文臺

雄奠東南國三江臺上分洗磨積風雨高衰盡乾坤  
眇眇疲雲塞飄飄擬帝閣此生能幾到世故苦頻煩

朴淵

久知朴淵好詭激未曾圖雷霆蟠地大蟠竦到天虛  
緣波視俱下出洞耳猶呼詩句徐凝愧丹青惠釋愚

泛海

出海東風正輕舟泛遠波安危高枕晏憂樂故鄉賒  
逐日行相及窮天去歆摩倘然飄過楚一盞吊長沙

泰星壇

摩尼山檀君祭天所

透迤攀老石起忽坐清飈雲霞相紫翠天海共沉浮  
搖搖疑厚地杳杳悵神州檀君還一夢吾亦夢中遊

歸後追懷

遍遊江國返紫葛上空臺圖書眠寂寞雲水向徘徊  
月令西海白風是五湖未分明經歷處閒坐畫爐灰  
客懷

匹馬朝鮮國山川踏七分朴淵垂噴薄楓嶽聳紛紜

到處皆明月平生是白雲蕭然松影下心事向僧云

途中

冉冉川原暮涼颼颼客袍驪州孤樹出雉嶽夕陽高  
生理疲鞍馬男兒愧鬢毛閑東筌鶴侶客與鏡湖舸

與人約遊湖海

永郎留約共婆娑黃鶴呼未試紫霞茫茫海國三千  
里最是何山月色多

發四郡行

慈母出門惜遠違問兒回棹在何時只恐風雨愆客  
日臨行不敢定歸期



古熊津

鳳凰山下錦江頭道是前朝戰戍州浮世千年明月  
下今人歌舞古人樓

蒼石潭感懷

花開花落古人臺流水聲中月幾迴今年客少去年  
客自有浮生如此來

雲丈臺

晴峯高出萬山頭曠宇蒼茫八遠眸浩劫風雲中鬱  
鬱浮生歌曲下悠悠琪花舊夢香全熟黃鶴前身跡  
尚留無那人間餘宿債夕陽怡悵更夷猶

百濟舊都

今廣州古邑

蹇驢斜日載吟哦延賞川原失舊痾古都山斷千年  
路老樹烟生百姓家別來夢自楊根月渡後心猶斗  
尾波近日轉深行李苦嶺湖餘債奈衰何

鴨鷗亭與李季賢

容奎

觴詠類

賣玉抱玉歸日暮荆山市長嘯驚市人子獨不掩耳  
南山高千尺意氣便可移惠好日以深虎嚙擬相隨  
閑河黃鳥日緬焉感別離寥寥舊遊處水聲祗自知  
東風忽西風浮萍散復合中間累蹉跎白髮飄颻颯  
悲歡此生事誰家燈下夢一盃君且斟一盃我當送

鷗亭石作柱作者嫌不固今日為吾居明日誰來住

九日與李熙仲瞰賞楓

氣候變蕭森草木捐素質凡卉豈不愛最為幽蘭也  
楓樹醉人眼斜日映相徹衰華發外輝在人猶白髮  
循林以徘徊幽緒不可述

李景愚齊顏適至

黃昏八簾櫳悄悄愁獨處林朋闐然至相迎禮數去  
醉歌自風流狂吟亦律呂我有山上田火耕而播黍  
母鷄三伏雛中者如鳩巨會待秋月時可以一醉與  
更有東籬菊抽笋今尺許

步到西隣

窮巷連芳草老病掩小牖一年十分之憂日常居九  
秋涼試中服氣力借之酒出門捐拘囚散步愛林藪  
冉冉到西隣月扉明可叩見君勤迎候齟齬覺皓首  
昔與爾翁遊醉哄不相咎回頭舊賞花依依山堂後

進近方丈山中遇丈人語及于詩觀平生余誦  
風雨下常蹠其窮達何如丈人曰其為人固英  
特未必達也其南真者流也與蓋山不厭高而  
但危行而免矣者已別來不忘其人

長途誰為伴白雲共遲遲八山無定居出山無定之  
邂逅磯上翁蓑衣吹參差凡民豈不老秀氣訝厖眉

笑指方丈峯三月雪猶縞下界丘陵間萬花啼黃鳥  
我道峯上松風霜以為生擁腫謝輪輿獨自含遠聲

板橋分韻

遊人橋上來俯臨橋下水浮生笑語中流水去未已

同海嶽李東瓊步板橋

歲月殊怡悵秋風又一來萬木蟬中老殘花鴈後開  
攀崖衣染草步石屐翻苔悄悄林光暮徘徊繞酒盃

別海伴送別類

海伴臨歧問何山相與從處處蒼涼月簫聲是我蹤  
登舟留別

兩人坐相遠別處微翠起舉手語未詳知是勉行李

全義留別外從金思高思獻

主人惜別離每言來日發不知十年留畢竟有一別

留別內從兄來胥氏姜載膺

悽悽老人別相看鬢毛絲無恠兩三過不能言後期

清州別李士用元材

嶺路上逶迤路盡為嶺春到頭惜一步一步君家隔

蓮城李時佐別懷

離思空寥落高窓送夕陽故人往來路迤迤八前岡

寄二護族侄寅泰寄贈類

綠髮風馬翁貽我長生訣青松特作冷久能傲霜雪  
吳岷不須稻魯姬不須編荻苓隨唾化筭籟發之哺  
哺聲正蕭灑誰是吾子野

與書巢

泛泛洞庭葉徃徃相與合巢翁月下酒五年今復斟  
半夜話離緒半夜話古今

呈晚悟 李敏謙

采采溪上蓀幽香清我酒舉盃還停盃緬思千里友  
揮塵映風流落筆響離騷吐氣化長虹時時天半高  
平原愛美人丞相輕袞衣東篁不結實丹鳥其如饑

如彼江上舟無人濟行旅南風北風波飄泊上下渚  
霜飈徹夏衣松火照夜粥婚姻苟無金誰數王謝族  
猶復戀邦國恭室筭皞少正不可貸安石不可遲  
府兵強仙李賓興耒散宜訟清虞刑日富均禹井時  
傍人厭常談睡中謾唯許鳥獸羣相呼人生獨齟齬  
禮向貴者恭語向富者詳東家孔夫子西家恣訕謗  
高歌惡遙空心事在滄洲願借麻姑爪搔盡滿頭愁

和與李季賢

虛牖對前山山深飛翠浮依依空復情故人昔此留  
渡溪將誰見步溪 逗遛晚謠帳不平川原曠悠悠

今年思去年去年足風流古來竹馬好豈盡到白頭  
不如晚來交老成寡愆尤整暇捐餘慮文酒日夷猶  
花晝叩吾扉步月以夕酬人事如浮雲聚散不自由  
君在岑谿好君去岑谿愁

與李伯承

祖榮

明月不長圓人事有乘除城朝去年侯大夫昨日御  
夢中笑復啼夢者不自悟

答李公務

魯榮

不識韓荆州昔我以為恥相逢月未央長歌惡千里  
浮萍與浮萍邂逅何處水

寄莘野

義勝

緬彼波上鷗飛止無悔尤志士重棲遁飄然謝簪組  
方領制儒衣晏位花藥塢蘭茝日歲蕤幽吹熏講帷  
我願浮錦湖八百買仁里婚嫁累尚平徘徊惜頽晷

酬近思齋

成近思

菟絲附長松與之拂清風願言隨君子行行同所適  
我如老鴛鴦望君時加策為君鳴素琴豪宕靡律格  
但恐方外聲子期不肯聽

酬剛齋

金昂鉉

古人不待吾後人吾不待與君生并世胡復渺如海

瞻彼枝上禽 侶相好音

劉齋來吟要和不和末乃作此

有口須飲酒無酒焉用口有口何言道言聽者疑  
長歌歌如哭我哭人笑之為詩不必好不好又何為  
君且休云云耳聾亦多時

失題

汲黯拚一死萬口恣誅殛使黯言而侯萬人爭銜直  
是時公孫相此機識不識  
持鎌問蒺藜爾刺欲刺誰青松敢自高偃蹇凌天威  
歎息拾松淚琥珀瑩輝輝合與西方羨歸之以為珥

答人譏求山遊騎

植杖斜植水杖腰中翫散我杖本非曲見者亦非錯  
盍余正植之使人靡眩惑

酬尹君瑞致翼

老栗秃無枝蕭然照山日與君為免時共摘枝上實

歲夕贈李翠松瞰辨

君生共我年歲歲同懷抱金鏡不須開見君知我老

與湘湖洪在綱

不識身全老驚君白髮新相逢如欲拜還是鴈行人  
月下懷晚悟

天月廣陵明忠州豈不照故人誰家樓長詩惡脩嶠

呈石田族兄翼淵

天上有圓月流光照迤邐一客鳴玄琴一客倚欄際

與李伯承

望見故人來遲遲隔林末野逕避田疇逶迤多曲折

與李景愚晬席

兜生母晬日母老兜為壽而兜復有兜學爺飲爺酒

與二護

南湖水碧泛輕舟獵獵荷風逐越謳沿洄莫近灘流  
急却恐隨波不自由

贈外從

山川間里不分明星宿中間幾度更君家女子冠笄  
者盡是當年別後生

過沃川漁沼

李同知在沆居之  
李有八子二女

洞天朝日映層軒鍾鼎繁華八子村休把汾陽相比  
擬汾陽曾不老桃源

村夕遣興類

秋日在林梢清陰落溪水山屋兜呱呱山婦暮未已

村家

村姬懶不裳抱兜簷下坐為兜待兜爺樵歸持山果

又

抱兒莫啼杏花開籬側花開且結子吾與爾共食

又

村婦出田鋤小兒托隣媪兒啼口與飯寢兒勿太煖

又

村婦背負兒匆匆鳴杵急峯陰度野耒田丁已應八

又

曉起嘍兒孫兒母覺還睡今日耕山田田夫宜早饋

又

吉貝宜上田下田種禾黍老牛日以耕耕遲不忍楚

又

大兒驅牛耕小兒隨後栽老父雖無力猶能負饑來

又

田夫見斜日先送婦八炊老人得無餒夕飡不可遲

又

耘歸面阿母阿母北窓下枕簟問何如今日熱如火

農隣

今日子來耘明日我當謝巧拙如相較拙者將何稼

村婦

屬什婦

問君母年幾我母常多病了鋤合一歸舅嚴不敢請



又屬李婦

君家遠還好未歸猶有說而我嫁同鄉慈母三年別

村杵

落日下山村隱隱生微翠杵聲度野遲遲後一杵至

田家

耕田賣田糶來歲耕何地願生伶俐兒學書作官吏

樵伴

樵伴樵盡未山日下西海阿母已夕炊出門苦相待

漁

家翁每却魚無或失盞豉竊料長者心怕兒近水戲

酒家

欹扉望似掩錯疑人不在兒童耳獨聰遙聞穀聲咳

山亭

山亭白日閒山鳥啼兩兩柳絮飛將下輕風吹復上

樓上

睡裏聞黃鳥依窓待復啼啼時還不省雲片過樓低

睡餘

半頰微凉石枕痕床書撩亂識風翻俄來一曲滄洲

瑟即是松聲睡裏聞

夢餘

夢為飛鶴遠翱翔  
即向蓬壺趁月光  
漁笛一聲忽驚起  
尚疑身在白雲颺

東家感興類

綉我羅衣裳  
何必雙鴛鴦  
父母勿我嫁  
嫁者多苦業  
東家啼遠戍  
西家怨遊俠  
但願為女瘦  
不願為婦肥  
苦樂在於人  
樂亦不足為  
二十豈粉脂  
十五耻畫眉  
月出東南天  
誰家不開帷  
念彼月下人  
優閒少如台  
却為他人憂  
弱淚無乾時  
所以古君子  
樂彼倚籬枝

東家婦

願即勿買船  
買船勿賣田  
昔余勤苦得  
忍飢十年織

惡婦

雙鶯棲綠柳  
下枝低可扶  
合繫阿郎馬  
郎馬不瑕瘠  
新人乃浮雲  
閉月靡餘罅  
千金固左右  
百萬悅姻媿  
瓦礫為瓊瑤  
芝蘭為蒺藜  
君子貴聰明  
餘事妾命薄  
願言八君夢  
贈之真龍鏡

真龍一作秦樓

采菱

風江無定波  
妾舟有定檣  
蓮花豈不好  
蓮心固難咀  
何如水底菱  
花孱心不苦  
此語欲寄君  
渺渺隔雲浦  
待君至

山樵樵桂枝為飯  
未必香然後盡  
吾誠誰遣君子嘗

遠念胡姬酒酷烈令人傷恨恨步花影今日又夕陽  
待君豈情私田疇日以荒

古新人

千金買新人珠翠九百九羅衫創新製何如舊人舞

貧女

共得一天氣驚白鳥何黑人富我何貧呵手夜中織

女丁怨

村女字阿只阿只八軍簿猶得死於鄉昇平荷聖主  
歲布有族人族人有隣戶但使隣戶存朱門長歌舞  
長平鬼莫啼男兒死卒伍

遊稅怨

我無一畝田而有百畝稅賣鼎有瓦罐賣衣奈寒歲  
十家九家空九稅華一家縣令不能貸豈盡私自多  
提携向南適更有北來客

官吏憎

閻家劉燒具為汝倉吏故狹梁幻糶糶斗斛活不齊  
我厨蠟蛸重甬桁翡翠樓道途勿交語越族秦囹圄

蟹雞苦

廣州舊例賦蟹雞錢一里二十文歲增

而乃戶賦之又歲增至此稅矣亦御吏鄭基  
聞此詩特除之泰安亦有此稅矣亦御吏鄭基  
世亦聞此  
詩永除之

太守賦一蟹未足為民瘠一蟹為一雞萬雞凋八域  
苟然克王廚耕牛吾不惜

過舊竹田

南民多竹田貨竹不愛竹竹以直為貴直者先見劓  
巨細死千金水陸疲車軸軟笋八時膳快駟走朱門  
琅玕結何為只自苦其根得為丹鳥食根枯也不寬  
近歲殊寒數焜黃慘餘叢雜樹生其田繁華耀恣籠  
脩柳一何綠嫩桃一何紅

惜田夫剪莊

剪草休剪莊剪莊根休覆根覆亦云可休道莊不馥

朝聞莊如猶夕聞莊性毒衆人豈不疑久乃心信篤  
恩惡莊何知幽人為之悲

買馬

囊金八東城城人呼我兄爾璞胡為鼠爾鳳胡為雉  
糕何巧染鏤衣何多舊裡蛾眉銜窈窕珠翠以為美  
軒輶豈無儉而我愧宋朝何如買駿馬千里不在毛  
加馬白玉鞭看馬黃金鑣而馬不以侈而馬不以驕  
不似馬上客跨之以赫赫

翡翠

翡翠宜我桁而烏莫我屋貴賤一保虫錦葛為榮辱

榮者未必直辱者未必曲大抵朱門人行狀皆濂涑  
後世太史公編之名臣錄

三盃

悄悄對斜暉惻惻抱空思有力不舉身有眼不見眉  
世上無智巧我愚當不悲既愚寧不愚胡復微有智  
悵望崇華國曠懷虞夏時時人尚色衣五絲無素絲  
畜羽不畜鴛種花不種芝一盃哭嗚呼二盃歌施施  
三盃卧看雲迢迢獨何之

悵然

漢水為我酒明月為我燭陳亮可與舞賈生可與哭

而我可與歌高歌高擊筑不可見諸君君亦不我聞

永郎笑

惻惻復啾啾精衛啼山秋沉吟陶句初渤海限高麗  
鵬翼掩有餘快驥不足馳龜茲積泰山萬麓鬱不張  
怒氣聳千丈轟轟凌青蒼或亞掛北斗或尖磨月光  
金剛高天台白頭十金剛天台與白頭微顯倒相萬  
意欲鞭夸娥徒之齊魯崖永郎笑我顛責我步虛遲  
玉簫下滄洲回首月生時下界青烟合浮生方夕炊

李白詩糟糠養賢才

稻粱一石贏得糠五百持以養賢才但恐才不來

厚薄君休說養士事可悅今世倘有斯虎衢徃從之

高吟望雲

使人不識肉蔬草以為旨使人不見帛麻葛以為侈  
倘我遠城闈我心當安貧而我尚有書耳慣原顏語  
却憐老孺人惡言及賦予西隣玉為閨翡翠兩兩啼  
東隣厨下婢石福裙上發糟糠可少時今年五十七  
伯鸞一何愚鷺鷥徒自好保妻乃齊家修身須養老  
貧者豈不仁富者能睦姻富者及貴者大抵多俊英  
休誇孔明才溝壑無孔明長男汝又迂琴書寧救飢  
中男之倭才少男不粉脂老夫故不聞高吟望白雲

負暄客

橋頭負暄客弊襦捫蟻虱寶刀佩誰知糊紙以為室

王昭君

一毫利於漢萬死妾何辭却羞舊宮伴呼我作閼氏

班婕妤

早聞父母言歌舞非女行無罪不願餘棄捐亦何妨

醉不妨

鏡中多白髮吾道久塵寰桑田分爾我春夢謾悲歡  
水流浮世去月白古人看有生聊自遣不妨醉盤桓

詠武侯

理世輕賢亂世求建安年後武鄉侯若使公生文景際不辭乾沒老荊州

詠史

轅門叩馬諫云云西伯仁君定喜聞比干封墓齊夷否無乃當時史闕文

又

太史人人豈盡良若非金米即炎涼朱梁馬晉誰優劣視國存亡異隱揚

班東求金陳壽受米○司馬昭  
東關之敗王儀曰責在元帥昭  
此我聽傳生休之過也諸將  
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  
日師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  
論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  
正學論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  
何罪方正學論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  
殺之史記則云師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  
何罪方正學論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  
未子日朱梁不久而滅故諸惡一  
劫孽見若使稍久必掩得一半

醉吟

一番天地一番生後生前較孰寧有知不及無知好見在惟應醉莫醒

偶題

我歌非樂亦非哀除是長風一放懷行子奔忙斜日袂遊人悵悵落花盃白髮蕭蕭瘦世界清簫嫋嫋惡蓬萊謫案偷桃前日事有時回憶尚堪哈

大風念兒行遠閩類

不願兒節義不願兒公卿願兒千里外不使我心惻未聞謙者辱百事敬則亨尋常慎飢飽勞逸貴稱停

分日遙筭道微雨尚惱精八月之初七風候慘不晴  
山嶽吼時倒怒濤簸崢嶸堯夫四不出汝嘗以孝稱  
雖信見及此里念疲深更始知我行時父母送我情

愁

濯髮清江水萬接不移色誰知一夜愁能使箇箇白

夜夢

鄉路千里長秋夜長於路家山十往來簷雞猶未呼

祭成窩

族兄晚淵

其序云先生賢之清者其卒

也國人惜之袒免弟某三噫而酌之曰

哀挽類

玉為顏水為心掩秋草月沉沉噫芸葉長荏葉短荏

有芸我無伴噫青門路悵獨立人如雲不見君噫

挽溪朋

何處去何處去鶴髮親髻齡兒都棄了何處去○何  
時來何時來黑漆漆長夜中今日去何時來○有誰  
知有誰知萬疊山黃昏月獨啾啾有誰知

哀道州

山有蒼水有龜八樵釣為爾悲瑣瑤飢水母迷失蝦  
蟹為世噫我王史子劉尹悵獨余立黃昏

挽海嶽

踽踽田中行草菱春復生長沮去不返而我誰與耕



過茆山呂查

德永舊居感懷類

百年餘破屋萬事閑荒原洞口低回久歔歎向別村

丙申三月四日

乙未喪老妻及仲兒故云

去年今日夕我行歸自海滿堂迎笑人二人今不在

園中有感

去年遊後圃君得草間梨手中拭與我我以與孫兒

途中有感

憐彼樹頭鶴雌雄不可無一鶴出求食一鶴留護雛

村老婦

軟菜推與翁焦飯益翁鉢為翁不耐寒短裙裂作襪

又

農夫皮肉黧農婦亦跣足老醜兩相忘不托共一掬

又

老婦夜中績先聞山雨始庭麥吾且收家翁不須起

躬悲

八門還出門舉頭北轉矚南崖山杏花西洲鷺五六

傷懷

生離君莫啼猶得共看月但使在人世萬里吾不恨

又

秋草莫惡霜秋殺亦生道却從地中生人生不如草

丞相松

柳約齋手植

詠物類

丞相舊堂墟兩三百姓墓墓前丞相松蕭蕭山日暮

蘭

東土無真蘭惟有似蘭者世人錯相愛不得老林下

秋花

霜林餘衰草草花紅半瘁病蝶力耐風搖搖貼不離

啄木

啄木休啄木古木餘半腹風雨寧不憂木摧無汝屋

黃鳥白鳥

黃鳥啼綿蠻白鳥非其侶而猶共飛飛人生不我與

白鷺

白鷺宜白沙莫向春草碧不須自分明易為人所識

暮蟬

日八羣動息胡爾啼不住固知明日有且惜今日暮

落日

白日何曾垢而猶浴海濱試看扶桑上光華朝復新

詠月

我有巖上桂枝葉正踈散影八玉鏡中掛與世人看

半月

玉鏡磨來掛碧空明光正合照粧紅宓妃織女爭相

取半在雲間半水中

臨淵堂集卷一

臨淵堂集卷二

書

上琅玕齋朴先生 都正師 轍氏

三年一進適值讐和而未能久侍於刀圭之側匆匆  
告歸歸即津塞遠外憂鬱不能復更弛也即問其間  
有日調養得宜快臻勿藥近思錄近雖一見而未免  
孔子讀而儀秦行畢竟不濟事然農工之警惟恐不  
堪承當敢不篆刻佩服圖報不棄之恩乎

與叅倚齋

尹判書光顏

意外俟勘伏想悚仄尤切千里馳驅因即處坎艱履

能無欠損區區溱仰不審處分如何而第惟盛德  
無忤神明所照无妄之災不足憂也亮淵鄙吝內滋  
憂病外集悲歎而已

與姜海隱必孝

亮淵以遠外微陋擬續責沈文者已四十有餘年而  
乾沒方外自知為小人之歸不敢唐突於君子之門  
而猶有一段秉彝好善之天嚮慕德義則固未嘗後  
於人曩者聞令胤氏之旅宦洛中不以聲跡本疎為  
嫌而即往而求見焉蓋欲仰覲其家庭規度有以熏  
得及人者以自警飭而冀其引而置之交遊之末值

駕未遂此願方圖再叩不意遽承其不淑之音其為  
驚愕痛恨當如何老境逆理此豈人所可堪哉亮亦  
才經此事深中其毒竊惟執事以禮制情理遣有道  
不至有損和也區區者悲溯不已亮犬馬之齒已迫  
桑榆瘦羸不能涉遠趨慰瞻仰盛德餘輝敢自轉煩  
咫尺之書以為承誨之漸若蒙不鄙或賜記答而戒  
督之則敢不奉以服膺耶

丙申冬知有惠覆書而不幸浮沉不得承拜深以為  
恨更蒙記念辱問死生冠帶而讀之不任榮荷况伏  
審其間炎涼累易道養有相壽體康寧瞻祝之餘慰

喜萬萬惠書書面經案二字暨書中數學晚工等語  
其誘之欲使勉於是歟其真認我為從事學問者而  
有是歟夫觀人者見其容聽其言察其行而後知其  
為何如人也令亮之面目辭氣行事與學問太不近  
似使君子者見之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執事於亮  
未曾有上三件之可以驗而直以學問目之則是過  
聽中間遊談之誤而然也此或無異也而其為無其  
實而有其名者之為羞愧當如何而能安於心乎請  
暴盡無似之真贗冀得明者之燭其實而不盡責其  
餘也亮乃愚魯麤戾一下等人也幼失父兄長乏師

友不能俛首於聖賢文字而恣意放浪中間略知悔  
悟而亦但欲為依本分無大過惡人殊不知其無本  
可據必不成無大過惡也其所謂方圓者只是目巧  
或鼓或缶只是淫樂都不曾用意於為學工夫故致  
得如此固知得如此是病終是不能得不如此而又  
喜遊方外遊騎每患有不覺過滄洲時節畢竟喫狼  
狽多矣今焉賤籌已七十矣顧已虛作一世人可不  
自悼哉如此而得不近似之補於長者豈敢安而有  
之以自陷於欺人而仰累君子知人之明也從今幸  
無取信於夫人之言而寸長尺短知我罪我之得其

真則其為知遇之感不亦深乎然亦復無以老恃棄  
斥之而憐其日踐阿鼻危地而猶復口念南無佛之  
意時惠警督使不但為今日路德章而已者區區願  
也大抵學問專在於師友之益風俗之助苟非豪傑  
之士鮮有能自立於衆說漂煦之間耳近來師道廢  
弛俗又淆薄一有有意工夫者人輒擯而歸之怪鬼  
廢族雖美材純質者莫不臭避之閔馬父之憂庸有  
已乎如亮之下愚若使生於退數百年以前其或可  
以與越於眊晦之訓而只此終於醉生夢死其由未  
必專在於自暴棄而已也竊聞嶺南則不然宏儒碩

士相望有之而禮俗相誘掖鄒魯遺風宜其然也擇  
不處仁焉得知自少常有往居以為子孫之計而勢  
有行不得者長喟而已所謂禮說非敢以禮許人也  
嘗私錄喪祭笏記以便唱導冠昏子女時亦依備要  
例錄出一冊皆鄙謬不足觀也然嘗欲一經明斥而  
姑未梳洗待淨書當仰呈耳聞門下有六禮合編者  
其中鄉飲士相見二禮尤所及時願學者而無便可  
圖是恨

伏惟新歲君子履端多納福祐慰賀區區昨夏胤友  
歷枉得熏餘香及秋又蒙賜答諄諄誘掖之意溢於

言外縱我遊浪自棄者寧不有所戚戚然者而其奈  
病根已痼自豎不得何茅向來白首不學之意者只  
為執事過聽浮談期望太重補道太過有若待之以  
學問者然故竊以為既不能面呈醜拙以備進退則  
寧可自首無或致誤執事知人之明也豈意明者却  
以裋褻謙退疑之為士而自言道學非所以為夸也  
亮若真有所學則亦何敢硬做抵牾以啓子孫輩諱  
學之弊也凡與人交貴相真知知之或誤所係不細  
曩者才學之剡世上自有其人可當此剡而却以萬  
不近似如亮者混之遂至上累清朝執事之所以知

我者殆亦與彼一般愚不能不以為憾也夫以虎之  
文彷彿驕虞認虎為驕虞及其覺也則謂虎欺也不  
知虎未嘗欺人而人自不明也吾所以暴盡者誠為  
此也成聖思所縻真是張邴上未為實用下徒失祿  
仕棲屑江郊為之悶然亮衰老殊覺月異而最苦昏  
憊對語而夢雜以亂謔自知非久也自近事而言之  
天之所以益其殃而促其死者宜無也云云先民有言  
曰不學便老而衰亮之衰老甚於人不徒為氣質之  
虛弱寔由不學所致而苦之嚴師畏友長久人情之  
益也終然虛作一世人而止自悼而已感諭勸成友

坡門成法或出或處云者誠是在先生當日為恰當道理而今時則與古不同恐渠難於引而遵之愚意如此如何

六七月一年中最難調撰以亮年且少者猶不堪雜恙群攻每遙向南雲貢念不已意外承拜手筆曲存伏審道候一享康旺慰豁不任恡祥已過遺孤加冠冤惋喜悅當不禁交摯也亮最苦眼益褊褊束閣書卷晝常卧而夜却坐達食飲不甘蓋緣按伏得憂惱不下致得如此可悲又可愧也武夷訪道祝融錫神是平生結願而近日伏櫪間夢亦覺漸稀前年猶日

行四十里今春又減却三之一下山之衰去去日甚奈何時時吟過少時作永即留約共婆娑黃鶴呼來試紫霞茫茫海國三千里最是何山月色多悵然興懷也鄙所錄嘉禮備要補名者尚未經大方家眼目方得信便茲付呈幸斤削還投如何

伏惟新元道體履恭增輝近報有特恩光寵齒德頌賀萬萬向者嘉禮謬冊固不足仰備遮眼而為承斤正率易呈獻生祖服說亦妄執拗見恭俟警策并未蒙回教誠知紫蛙三耳兩件罪宜予為君子之棄而不屑之誨乃是末勸之科也悚仄悚仄亮衰朽比



甚真是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殘年閉戶却只養得  
成一枚癡獸漢生死多愧成友亦近來衰多病數枯  
卧窮巷為之悶然

令孫年少友行付辱手筆字畫道健不爽於前且審  
神觀動止一向康寧自是涵養之工與年俱邵致得  
如此實為吾道慶也嘉要安自杜撰如目巧之室胡  
亂門戶而急於一經金鑑得遂息補之願不意曲賜  
印可却復弁之以卷容大篇罷逾華袞顧此愚昧何  
以得此榮感之中却疑包容之盛不欲撞着琉璃瓶  
子耶則是疎外之也是可懼也大抵此事非末學所

可容易只恐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未說設施節度  
中理不中理且如小小引據字句亦易於差誤如素  
冠章疏誤書黑經白緯為編而致有數千年許多葛  
藤禹貢註誤書有虞氏編衣而養老此下著述家錯  
誤何可少哉古稱校書與掃塵相似固矣愚於謬說  
不能細加梳洗以是不敢輕與人掛眼也幸須諒此  
意更加斤砭望望聲玉學業夙成足令王君既納拜  
不徒為高門賀也惠饌味領感至意而百朋之來靡  
有一芥之報愧愧

伏惟寒序壽德所臨人神勞相百福萬旺慰賀且慕

五月投賜手辱衰倦之時有此小物之勤既感且願  
學而未能也亮元未未有一書一事為已上從事近  
復昏耄自分無聞而死疾患憂戚交侵而并攻喪膺  
鼠肝任之而已成友金劉讓之使專美此衰可知  
有便賜問今於筆研尚爾不倦固知眷麻無似提醒  
勉誘之意而程子老而不衰之訓亦可驗矣亮則四  
末猶不甚痿而昏妄太早兩眼便成無用物借明鑿  
鑿強則有害自夏斗加童蒙史寒暄蹄亦難能焉如  
是而更十年五年不知作何樣廢棄將如何三日不  
讀猶云言語無味况一生悠悠者少時芝麻通鑑已

屬乾南坤北時與成友源源而不過汗漫陳談至於  
近裡文字則雖之於亦說不到朱藍雖近無質可染  
然近有遷喬之計果爾則我為無筵之慶矣任之而  
已而不欲勸不敢沮耳伏惟冬暖亦幸候道體一  
愚自少時景仰者深不無服子慎竊聽戶壁之願而  
性懶誠淺到白首未遂一造門屏而惟有書疏可以  
研窮義理辨論古今而顧已精神昏憤收召不得至  
於尋常寒暄亦未振作來日能復幾何每中夜以思  
不覺裴然發吟也成友遭大煞悲毒天之於仁人  
何如是薄也惟其理遣上工夫可敬

六月承拜三月所惠華幅荷甚慰甚信后早滂幸常  
盛德所履神相百福區區不任頽頽亮小小耘樵猶  
可為也眎聽精神天賦已竭焉用為有無我海味不  
以自供乎自封裹遠洎千里仁恩至意固宜德人中  
間留滯適至於祖子孫病篤時皆收其效誦感無已  
亮素不能詩而苦樂好惡自有豐山霜後之鳴琵琶  
簾篋不足以供子期之耳而其氣質之病莫見乎斯  
如鍾鼓怒擊則武憂擊則悲茲敢書呈宜有閑言語  
做甚之誚而察其腸肚裏壞證患以大醫王針砭俾  
得夕死可之聞如何

客臘患覆拜承慰荷毒臧中病委床茲未修謝儀聞  
月成友回便二月慰狀五悔情存洎別紙答疑并雙  
手擎讀慰如面承警咳滌却肚裏荆棘也况伏審道  
體隨序一護康寧為吾道喜慶也春間膝下科慶亦  
知德門天必申之以福也亮老境凶獨政取難耐而  
尚未掩埋病則將有朝暮之慮奈何別紙取教井井  
合理吾無間然而禱服說冀得大君子一言公案以  
信百世幸須勞念也餘腹脹氣喘不能盡取欲言  
歲不我與今年老去年曠世一國尚未遂熏沐道義  
之願中會丹丘之教非不感昌羊之見喜而形已不

逮無由長途質之聖門萬一可之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奈何九月下投手筆拜慰壽候康寧天之所  
佑想不以今日寒序而有爽矣猶不敢少弛下枕亮  
中間冥行大煞是非中出身不得若使顏魯子推賤  
命必以履之六三當之世間識道理君子其必有憐  
而悲之而無有一言規之者是所懼也病又卧瘡許  
多悲愁苦惱將與死俱盡自憐自憐

愁病窮廬無人世物事八心目者得奉書皮君子心  
畫已覺欽然若有警飭者豈少惠也哉謹審經年寒  
暄壽體一味康旺伏慰且區區溱慕亮形殼雖存而

志氣已墮深井徒有水炭結中屑屑何足煩喻周行  
誘掖等教曲施於顯劣豈其誘之欲使秋虫復起耶  
愚陋自來詭殃遠播而未有鞭繩之下及使朱夫子  
論之殆不謂不盡情於朋友耶欠敬悚仄

近來衰耄甚與人書尺自我關之孰有肯聞問者惟  
盛眷不鄙遠賜手筆感荷感荷况伏審道養壽體循  
序康寧自強佔俾之工真是得涵養氣力贊賀且欽  
艷不已亮則自來不接聖賢之瞽不聞善言之聾今  
乃於日用視聽全然鶻突文字上都沒滋味餘日無  
以支遣身病老例也而弱息貞疾有時遑遑只覺見

在世之良苦也胤友點額而退甚是落莫朱子待受  
之榻而有云閨里寂然今又見黜深歎之也况今九  
耄暮景情理更別

與俞鷓園擊柱

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乃古祔祭祀辭也非小祥  
祝也家禮見於小祥條蓋緣時制或書儀之誤而然  
耶必非朱子之本意以家禮文勢觀之大祥亦當用  
之而沙溪獨用之小祥未敢知也今移用於祔為不  
敢於家禮推用大祥為不敢於備要故只依備要因  
之

與李翠松

今俗婦人服色乃麗末胡服時所著時補袂上服者  
夫父母舅姑敬之至也祭祀賓客禮之大者只冠而  
不帶裳而不衣處之恬然不知為悲以吾東禮義之  
邦有此悖俗甚是可惜老兄以禮御家巨細畢備而  
獨此一條尚有欠闕正是賢者之疎漏也蓋於今親  
行時決意為始用圓衫背子等大袖者大抵人有恒  
言必曰從眾然眾所共行者雖非古禮不至悖義者  
從之可也至如此等十分悖義事豈可以眾而從之  
且婦人冠之簇堯哩甚無義意不如率冠之為可據

華冠又不如髻之更古且吉凶皆可用飾以金玉不必爾也

近世禮學掃地矣所以邪說日熾陽消則陰長理也噫冠昏廢已久矣祭亦少以禮祭之者喪外衰而已禮斬衰用三升布今用最細熟布禫則無之適子父在為妻不杖而今杖者半世也本生舅姑大功而期者半世也祖禫已一有非正體者則為長子不斬者半世也或有不爾者却曰汝則反迷矣此等事不可盡舉今適偶記此數條而烏可與東祠覽浮屠說哉下二款亦禮家各有所主故敢劄錄以俟明者

禮降本生父母為伯叔父母故服朞非可曰降一等若降一等則為杖朞矣杖朞不杖朞俱是降一等而為本生父母不杖朞以伯叔父母故也不敢加於伯叔父母故屈之在父在為母及妻之下蓋禮義甚嚴若曰降一等而為本生舅姑服朞則此非父母非伯叔父母別為一制不成禮耳是以家禮定以大功自本宗祖曾及世叔父母等服乃以降一等說方得若以本生父母為世叔父母例推之祖為從祖世叔父母為堂叔亦不成禮耳

祖禫已三世宗乃為長子三年甲謂不計三世中八

系有無乙謂計有無為三年不三年若如乙說則以先世八系有無宗廟有輕重恐太不安註疏說可以東西看而義理則當以甲說為正

答柳農夫僖

士者當以學問為先務孝是學問中一大節而養為孝中之一大事營畫幹辦乃為養者之所不能少者而學問然後亦得力量有餘其所營辦自有理而合義矣若不先務乎此而直以橫渠所云計窮力屈四字耻夫無能者則其弊恐不淺淺矣以為如何練中婚子來書謂冠之父母昏之身及主昏通者不

得云按冠禮經文雖不言主冠昏禮經文雖不言父母而註謂祖父為宗子者為主人則冠禮之父即是主冠昏禮之主昏即是父兩段通者豈不明白乎兄謂父母亦在主昏之中則繼高之宗一家獨可禁練中昏子而其餘更推不去云弟則謂父母不在主昏之中則支庶獨可許練中昏子而宗家更推不去夫禮先言宗子事而支子以例推之繼高之宗不得行之則支子之不可行亦可推而知矣况家禮支庶之冠昏宗子有故則有遷推主人之文而無其父有服亦遷推主人之文非文不具耳且冠昏無輕重之等

有喪者不得冠子則豈可昏子乎有喪者不得主人之昏則其可主人之冠乎聖人制禮之意豈其班駁也兄以以喪冠者之文為冠不言身之訂而失喪冠不可與吉冠混議因喪之服而加喪冠也者與所謂三加醮禮之儀吉凶不侔恐不襯着矣且假如子在母喪而冠則父在暮喪之時也豈不戾乎父母無暮喪之文乎記曰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女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矣可以冠取朱子折衷古今之宜定之以大功之末為後世準式李緇善事朱子雖不截然嚴拒而終示未安之意其盥饋之答曰母若

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皆碍今尊則謂本領未正非謂母在喪而發也即謂叔父主昏而發也若伯父或宗兄主之則本領二字未必發也云夫所謂百事者是指盥饋醮命主昏之類盥饋醮命主昏之碍由於母有服耳母若無服則母自主昏母自醮命母自盥饋夫何碍也百事之碍由於母有服也則未正之訓獨非為母有服而發耶且借令伯父主昏母若有服則醮命盥饋之碍亦一也母若無服則雖叔父主昏醮命盥饋無所碍耳又母而主昏者唯宗子家也有伯父者即支子之家也有主昏之



母而又有伯父者乎緇善十年議親且有母命故朱子雖不嚴拒而亦非禮之正也故終示未安之意令安得捨通者之文未正之訓而許練中之昏乎

與成果齋近點

近世禫後服色用舊恭筮白絲帶安在其黻也黻代用於黑經白緯也後世無黑經白緯又不知黻以墨布代之夫舊恭筮雖惡乃平人吉服也不似織之名色各別有分限凡著舊筮者必求鄉人麤舊而彼元著麤舊者却用何等麤舊禮器煞有節文名色方得照倣遵守雖或不中得不遠矣是以織之云黑經白

緯則千百世後猶可依而彷彿知其為吉凶相半之服若只言麤舊則轉轉流為今日之常服勢也白帶亦有二絲也布也從絲則是平人所帶從布則是祥帶也兩皆非禫者所安喪服式云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若禫而不織是禫而不受服也

家禮再期之編蓋緣孔氏之誤間傳註黑經白緯曰

錯云黑經白緯曰編而以黻代之沙溪乃於備要大祥之具先

書黻次書國制及丘儀之白尾引雜記六變祥祭微

吉疏朝服編冠也編疏以白言沙溪以織着祭訖微凶疏素編麻

衣也編疏以白言沙溪以織着禫訖微吉疏朝服綬冠也疏與沙

同沙溪固疑縞之補黑經白緯而不得明證以縞為  
織遂祥祭織禫後亦織然而問解則以祥用純白為  
可據愚於喪祭輯笏大祥用純白移黻於禫祥不織  
自在故以從間傳  
按黻之色樣蓋未得其詳或曰如今半水色或曰青  
黑色或曰玉色灰色而家禮代用於黑經白緯指縞也  
則是不過黑白間色也然宋人喪中出謁用黑線而  
溫公亦謂黻幘黻衫未大祥間假以出謁又朱子忌  
日或黻衫或墨衫則蓋墨與黻相近而同用可知耳  
然用黻用墨都不如織之為從古而無諸般葛藤好

禮者織而用之可也今謂縞黑經白緯而以黻代縞  
以墨代黻誠苟矣而猶有黑白未純之典型今以常  
服易之則織之跡掃地矣  
祥後服禫服禫後服禫服雜記註家禮從時制  
祥用禫服故禫服人今之從古禮祥服者猶禫服  
服人何也夫祥而禫服開元禮之失也朱子於時制  
雖非古禮亦多從之如父在為母三年出八墨線之  
類是也聖人在下位不得不爾也及其註詩也曰祥  
冠祥則冠之又曰素冠則素衣矣是以祥素為是而以素冠為  
祥冠矣但於孔氏之誤朱子因之然蔡氏於禹貢玄

織縞註織則曰黑經白緯縞則曰殷人以縞衣養老  
以明縞之為白殷人今板作有蔡氏其必有所受也  
歟

按墨練始於晉襄公墨練者墨其練也退溪集東俗亦詳焉  
心喪者墨筓帶亦名墨練非也鄭氏曰心喪身無衰  
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先儒為師除麻後亦無他  
服色心喪而已至備要父在為母仍以黧墨居心喪  
蓋無服者不可白也父在不心喪者又不可華也正  
朱子終身之喪著黧墨之意而子游所謂無於禮者  
之禮也然心喪本無服非如禫織之名色各別若論

禫心喪輕重則心喪喪也居之一如喪中禫吉也食  
肉飲酒但心喪者所服容有古今異俗而禫之織則  
少不得易不得純白嫌祥純黑嫌吉

備要禫條不言三年者之黧只言心喪者之黧或疑  
禫本無黧而此獨為心喪者設愚意大祥條既言禫  
之縵則不必疊言而暮禫之特言黧示心喪仍用是  
耳夫禫有服色心喪無服色禫以除喪而猶心喪則  
心喪自禫後始也故暮者之服在祥是縞白在禫是  
織織自禫後仍為心喪中服色若云此獨為心喪設  
也非為禫設也則禫為心喪所掩而織無所施何事

乎禪也故於禪中稱禪制人自其翌月稱心制人似  
當○類附後來所與人書亮自前力主禪繼前後辨  
說自謂大煞分明冀或一分矯俗而迷罔天下反以  
我為迷偶閱東巖常發通教論此事一與吾正合三  
昧能劈解葛藤源委極快倒而但於備要合分曉處  
未曾分曉

未審水陸撼頓宿昔所苦能無添損而靜中道味清  
適否亮索居以來還復懶散日用只悠悠如何得濟  
事朱夫子云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說  
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酷吏用法都沒人

情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搥一掌血亮平生所謂工夫  
徜徉汗漫所以沒進一步十年後猶是十年前且短  
於求解每於貼肉貼骨處却未有得近來此病尤甚  
夕蟬晚蛩只增年光之眼而已

翊豚年來一切向詞藝場中走放全沒志氣只是卑  
污見識欲呼喚轉頭來甚不容易大抵中人以下須  
有賢父兄巖師友內外誘掖更得仁里義鄉詩禮風  
俗有以浸染漸化方做得人近日則不然苟或有有  
志者即其父兄禁之宗黨沮敗之其為之憂之之言  
曰何必忤時背俗為世嚆矢只得原思餓死公冶縲

綫尚平無與相婚嫁殊不知人之所以為入之道乃與生俱生只要問踐形方法頂門上第一義不要問外邊榮枯寵辱死生利害如何若何苟其資性非蘓氏所云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者則其能在衆楚而不楚語者幾希矣其又曰我自孝悌忠信足矣何用程朱門路敬恭貌樣睚眦然近名為我此甚不然孝悌忠信若不用學問做將去即是朱子所謂死底孝悌忠信也縱有美稟賦得諸天者亦未可恃而為有郭解豈不是絕異之姿以不入道德敗司馬公豈不是誠實君子欠却格致一事陷於自欺况下此

幾多層人物者乎苟不欲為堯舜周孔之道別尋路陌則已如欲為堯舜周孔之道則捨程朱何以哉且學問之不托敬為之類也而彼打破這敬之蘓吹毛周程之陸合做出一副惡習其遺風餘孽波蕩於末流禍人天下後世正所謂罪不在王弼下者也近名固所可戒而若必使人皆避此嫌則為善之路絕而廉隅毀頓之弊有甚於好名此理甚著為士者只可辨得明守得牢舍死向前方免得鬚眉禽獸悠悠得喪有非北山河曲之所巧拙也他人是非時俗向背此是畫眉淺深者之所區區自謂丈夫者當不屑也

然時俗之不悅學正是所係不細為國者所當先問  
馬父之憂者也愚陋每向兒輩說與此道理而自以  
不出乎正不成誘入誠望吾君子之悶憐而隨病劄  
刺俾得一半分回甦幸甚

前頭必有以失此居近身閑而不相源源為悔恨時  
非不知此而擾汨所驅未圖一番鵝湖歎歎  
老耒之師友只有吾君子者在而累年他儺莫資鞭  
策之益以是為憂昨秋幸觀道輝而上下講討未暇  
及而徒增缺然之思今承委賜手筆遠荷厚庇更賀  
政中起居享安亮三女七病而安時亦不能戶庭脚

苦還不妨母子而喉眼却廢之都覺此生沒意趣也  
諸種情饋感載而考亭所謂未有可奉報者為可恨  
寧敢用一句陳談聊以為獻耶治民煩劇或妨吾事  
所以真西山守泉時有茅塞是懼之歎而輯成心經  
晨興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此事敬為執事誦之倘  
不以言者匪人外之而領其願忠之意耶

透路八樵牧鄉間存沒自苦多矣只得與滿肚草木  
者討無味沒意思話半夜旋發只怕曉霜或妨行候  
用是不敢弛慮亮一經大病衰落瘳疴近鬼而遠人  
最是昏忘極可苦以故向來幸蒙 息除而強振不

得終求通此豈吾所樂為而却為無情客譏笑料可  
謂無事生事也惠助供仕之需多感厚眷而取以他  
用於義似未安故敢居不恭之科悚仄  
別紙後事云云未知何故出此言也我今朝暮人也  
我將以此奉托而却反施之聽之者豈不甚驚恠哉  
此必大小大痛惡自耐不得仁者之失病於心弱而  
然耶大抵抵得千般惡境萬般苦業者惟此一方寸  
耳只宜以修身俟命為究竟法撥置悠悠外事任其  
自冰自火吾自保吾天和而已如何如何  
歲前歷辱光顧已是十分惶感續蒙存問小民無似

何以堪此第念文丞相遺繆太守書曰天惠仁侯自  
此吏不打門犬不夜犬猿呼虎嘯各適其適某受賜  
多矣亮之受賜不徒是耳却蒙月月饋遺若有朱子  
所云遂為故事者然竊聞吾東守宰無法廩法庖先  
賢多辭其饋者此誠非所安於心而亦不敢不飽者  
只為仁庇之不能孤負也然每不任愧悚民瘼添而  
昏耄隨加發諸心口者愁惱而已安有詩文可溷清  
聞者

菽麥之惠感頌沒量而但竊伏念君子之於人惠以  
德不以貨使之養其氣不使之餒其氣前此五斗之

月饋猶不安於心累訴情願而冀勿復爾也今更倍  
蓰之民於是不能無憾於盛德矣夫士以遠嫌為重  
而辭少取多則其於義為何如耶茲敢安處於不恭  
自知罪大當負荆門屏

今秋告熟為公私甚虔然凡獄訟八九是酒為之崇  
見今閭里間已有酗酒者為守牧者禁釀所管內必  
有其益且權量聖王之所謹也而東俗升斗不一家  
異而市不同為政者不可以細故而忽之也市手復  
巧猾取與高下其手高之升贏數三合下之升縮數  
三合以松坡言之日前雖得一兩八升而升不過七

合故八升僅為五升六合若必使以概概之不者罰  
無赦則其可矣

道字之讓而不居可以窺見大君子謙謙之德也然  
人之於道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也學者固不可自  
處太重而亦不可揮手掩耳浼浼然自外至於如此  
恐非孔孟家法門亮雖日趨小人之歸而猶懼為君  
子之棄如屠一豨皇明時屠者之日殺牛而念佛不已蓋  
深有望於君子者之憐而引之使熏道德之餘輝而  
終或免於無量阿鼻獄也

云云亮姑無見病而昔伊川先生曰今年七十二歲



筋骨於盛年無損然先生乃於是年卒老健八四無足恃固矣亮則非有松雲綉尾之餘應而只是迷息年長而不學身後之憂無愈於此者茲敢送執灑掃之役冀承爐鞴之造化幸勿以空空而拒之也大抵小仁為大仁之賊須猛下頂門上鞭辟一針然後有些效如何吾先祖八戒公受業於先先生文簡公今又有此吾兩家世誼美且篤矣敢不益思所以繼述但自料形勢恐墨埃黔不得云云亮目不接書冊口不絕呻吟枯藤亂絲人必著與之同坐到此實不知生之為樂也近來夜坐無寐

敢以杜撰見識究得成深衣一說妄謂與古經吻合三昧而猶恐旁觀冷笑他媛媛姝姝自以為美更有何時子雲者出肯一遮眼只堪後來抱歸九原質之夫子家奴耳

滿側理自謙自懼之辭竊觀誠心進德之盛敢不敬拜而願學焉但亮安於暴棄形又不逮縋繯不能書冊痿癯靡有志氣聞道已左則只合夕死而不死祇自甘為君子之疑殷人之鑑何足備道家煎砂之用而玄珠之索不鄙而及焉在我則榮敢不妄效相如之奏雅乎所喻學者虛名寧欲逃脫免為索性小人

亮誠未諳此事方法而以杜撰言之則與道俱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只可慥慥實用力究竟此事而已初未嘗為名而為則又何可有名無名虛名實名而貳吾為哉若或有意逃脫則將嫌孝之名而不為之孝嫌忠之名而不為之忠耶例或有耳視目聽之妄而此則人自不實吾如彼何哉所喻束閣書冊不以文字與人相閱者亦未免朱子所謂失言之累也正

是惡虛名而廢實工也只將紅白綠碧籤更加徐徐汲汲工夫以富吾有則飽有餘而文不足君子所貴豈宜嫌人乞我而蔑裂我田耶蓋感喻真是警人自

警之真詮而語間不免有罅隙授人者豈非明者更加猛省者否

省禮吾道不幸海隱先生奄棄臯比承訃不覺失聲夫復何言伏惟山斗依歸義重恩深悲慟情事如何堪任亮淵千里片心嚮違五十年終未遂熏沐之願好賢誠薄致得虛過一生近擬書請先世墓文而亦從此已矣悼恨何極竊念朱門牌拂士論必有所歸直卿之自任自勉恐益鄭重願竿頭進取無負先先生龍象望也

萬物各具一無極而太極而二五之理無形而真者

也無是無物焉道家所謂有生於無吾道所謂有無  
為一也夫植物動物莫不心空空是無形而真者也  
如魚鳥之郊草  
木之子皆中空余嘗謂虛中有實試者虛室東開則  
西開實故也亦并賜可否也

近有著明史綱目者大失史體崇禎雖崩弘光猶在  
而正統止於崇禎而弘光以下三帝屬之附錄焉而  
曰自弘武至崇禎凡十六主合二百七十七年此何  
事也然則司馬是而朱子非耶馬晉趙宋可以南渡  
而茂其統耶我東人亦至今稱崇禎年號而不稱永  
曆又何也永曆庚寅帝避八海島其後島人鄭喜漂

到朝鮮衣冠依舊又以永曆二十一年丙午曆為信  
願改造般送還本島我人不能焉

### 答金剛齋

書尾既濟未濟一段定認為我擇地過分數發也然  
亮非敢過也力不贍也夫擇地節度朱子已言之有  
曰欲掩藏父祖安處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  
久遠安寧之慮而牽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  
為富貴利達之計亮雖愚駭亦嘗聞長弘遠天而不  
免深知天命非回互可求初不敢妄意高等只求所  
謂略成氣像者則亦早被人先鞭都無一看足處所

以東西經營迨拖歲月宜愛我者疑我過求惠以警  
責誠感厚眷而為此覩縷非敢為分疎冀或諒此本  
心若事勢耳

與李信川容奎

李伯春愛酒者也見客若月若花必有酒焉而每微  
醺乃止人莫能強之加吾嘗悅之而不能學也以吾  
規人酒人將譏吾點檢他人工夫而今當分離不敢  
不吐却所嘗欲言者以為賸夫老兄風流是老兄病  
處及亂之悔恐或有時有大抵痼疾非峻劑不可  
除去茅須深思之

云云大戴禮曰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賢人也令老兄之職即其賢人之選也想益用  
力於向上地步經史間要宜著實而相愛之至不能  
不憧憧耳頃日春宮睿題其已廢進否講學之暇  
間以吟咏不害為發舒休養之資而茅念風雲月露  
尋常賞咏非帝王家所重苟於廢和之際必須從喫  
緊地上措韻語去方為有益昔肅廟嘗教曰不但  
講說文義必以閭巷物情艱難辛苦之狀反覆曉喻  
使耳聞熟習居是職者豈宜隨例章句而已哉謹錄  
如干條以呈幸益加鳩輯以為筵席間陳勉之需也

與李玉果 儒冕

素苦離索獲近餘光自喜多聞直諒之幸吾身也忽有魔者沮之自後寒落落寞久而益深亮三夏便從青泥坂上過來杖而後步老來一番經病雖蘊不得如古最是昏耄太早事過都落先天而文字為尤甚如得一切憂愁亂心事并皆忘去豈非十分快樂而此則未然也

答韓晉州 詰裕

頃拜惠覆教意珍重溢紙面背無非鄙劣所不敢承當者愧縮不自安也竊謂明者終是免不得閱理未

精知人未明之瑕也其中責禮屠門托重樵僂二事尤是不可之大者不徒見使者為獲罪使之者亦未必不為過舉也豈非朱子所謂失言之累者歟 亮戚戚為日老兄愛我者將何以警使之不為小人歸也謹拱而俟也所誨中庸說其奧旨妙解苟非窮格上積工安能有此鹵莽不敢可否於其間有若叅涉講討者然若不因此而為請益之端則終無以益聞其所不聞而少牖吾牆壁也敢於各條下陳一兩句杜撰以求教焉幸恕其愚而反賜斤評也但諸說中或有與本旨差殊別為一說者多是漢儒所嘗自

謂真詮而為朱子沙汰時在後者耳朱子嘗言不用  
其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如愚陋素乏師授章句  
句讀亦不能曉解安能復有別意見在設有之只是  
妄耳

與成雲樵山柱

拜違清光倏忽幾年書尺亦老未振作只有向風而  
已第老兄調攝得宜宿慎漸益蘓健安享專城之養  
又見令抱科慶德門受佑理當如此為之獻忤亮眼  
病年末轉瓿低垂及日此生惡緣莫此甚矣從此永  
辭丹子一步進不得一見長不得而所以亂心者色

色媚集蔡中郎之無營性拙而近胡安國之不道貧  
賤亦可偽而學也獨皇甫泌之不憂要做不得八耄  
年作此可笑人愧愧

與李承旨祖榮

自違英眄伏臘累掇何由得三花未落前抵掌一笑  
滌我塵雜此心常畱着不去得蒙惠以枕席上過崎  
嶇超忽坐我疏蕩地談討情素自顧老醜何以得此  
歸後所不能忘者或抱之為器不凡耳豈非老兄家  
洪福耶然看見老兄言論多占摘酸梨上去居今行  
今固無異矣但今異端充塞吾道將有廢夏之憂

正考有教曰聞異莫如明正學人家教子者不可不  
著頂門上道理為國為家正當大事豈有出於此者  
乎呂伯恭有能底教他功名文章無能底語他正心  
誠意此朱子所以極力排之者也有有能底兒則使  
專力學問餘力為門戶計亦可也然門戶計亦莫如  
學問夫科官在天求之未必得學問在我求必得之  
在天者雖或得之不以學問處之適足為戕身之資  
耳義利閑冷水熱湯中間不會游刃則門戶與喪於  
是乎判且貴而無禮則驕富而無禮則侈故曰壞國  
喪家必先去其禮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者此也禮豈

為我輩設哉近世之敗風教乃此言之為也承以韻  
語見托而不徒素所不能老來倚閣翰墨久矣茲用  
白談替呈不以立門勸院佛笑之而說與令抱知此  
為茶飯盞漿正法眼藏則庶不無少補矣

與崔都正璜

自聞南旆殊覺悵惘而漢北嶠南阻面等耳惟兄楚  
丘所謂吾始壯矣不須教楊誠齋久於優遊何妨屈  
之百里小試絃誦以效佛息之報而只有勞祝者康  
寧二字今承彩翰果然副吾所祝而老醜如亮者亦  
此起念手為之書其老而克勤細故又可賀也亮恃

粥藏六臘晦消息不須掛念而強擡病眼猶不能忘  
竿木伎倆或不無雜樣劄錄而無由得高明東里手  
段恨也楮政近為一國之荒而鄙家蕉亦無之承此  
遠惠兄可謂有不言之聽也

晚境吏事固知為無量熟惱而外物張邴來斯應之  
而已素位而行素位而安乃吾一副究竟法以此質  
之朱門宜必無萬一之呵矣如何朱門萬一亮四大  
百病化臂化尻謾不入心而委蛻輩憂患疾疫雖使  
皇甫泌當之不能晏然也日前大泄臨草有詩曰一  
生愁中過明月看不足萬年長相對此行未為惡旋

復行期又退不知更耐幾多少支離也

十月拜六月所惠存札又接字畫典型酷肖者備審  
政中體節連享榮茲何等慰豁良齋先生年譜敬拜  
而受之曰祖先有善而不傳不仁也吾君子其仁乎  
又拜而讀之曰吾八耄不死及見此書曠世清風灑  
然立懦豈非幸歟又掩卷敬拱而念之曰今世士大  
夫讀此者必皆有戚戚然感而亦或有赧赧然愧者  
其為世道教也豈淺淺哉則剗剗而廣布之功亦索  
性恃矣來書中論亮淵出處處蓋憐其浮沉死水中  
出身不得痛加辨論引而歸之不甚恃義亮身在廬



山中只耐不過是非昇穀得此足以藉手而舉顏感  
感無以為辭鄙狀悲愁疾患諸般壞證不啻百工倕  
九攻其生只是朝暮而未前之苦不可如何  
衰謝之歎為之悶然竊謂執事當老而不衰吾以  
程子之訓執券而取信至如亮者無智為藥王所不  
憐昏耄日甚志氣日退悔尤隨積不知進於此則將  
更有何許浸假也近日張邴徒敗吾社幾而已

答朴六有室 宗始

所謂親迎者豈必八人轎十二婢為哉雖一牛轎一  
老姆奠鴈於彼設牢於此則親迎耳承以名存實無

百事皆碍見教不敢固請而但近俗不筭而嫁不可  
之大者竊願納幣後行筭禮曉頭奠鴈而醮當日新  
行正是甚易而實是者如何

亮前年幾州鐵大鑿後意謂吾君子必患以大承氣  
警責而却不屑一誨乃知己為小人之歸而見棄於  
君子也秋間伏承遠投手筆記念不置感荷何量別  
紙對證良劑可見仁人不念舊惡而猶憂沒死水不  
已也愛我教我之盛敢不剗于肝肺而更益警惕  
哉云云者只俟流丸之自止甌吏而云有訂左若更  
賜叅伍訂左則庶或蒙輕勸否雨暘乖常道座二六

時四威儀和健賀慰亮當暑浮膺歲例也以下

答洪淵泉黃周

乙未二月純宗大王陵所初定于坡州誤并  
更議別占大王大妃殿特教另擇縉紳中解  
事者洪論相地洪例前監役李亮在前縉紳夫  
有參論相地洪例前監役李亮在前縉紳夫  
請求草澤之審仍其書曰朱子論永阜陵休咎  
乃儒門之宗匠而尚不以此嫌云西山卓然  
之搃護使又非宦也遂趨至交河傍觀封標而退  
之搃進故有此書使

頃者猥溷使令之末得蒙降屈威重時賜假借不任  
惶懼如亮至愚猶若激昂却生捨死報塵剝之心而  
賤息病厲昨才節拍身亦自夜委痛無以馱致况於

山家糟粕素無毫分聞見不足為有無於事而每承  
臨事下問若有可取者然於是不能無疑於執事者  
猶未能盡燭其空空也伏望閣下諒此病且無狀啓  
減所帶之啣俾得安分療治小須更無死以覲太平  
賊化

亮淵賤病多日不即奔趨於鞭督之下十分惶蹐方  
俟嚴勅即者伏蒙弘仁威慈不比之罪而却又賜書  
娓娓盈素辭意懇到不知草野賤踪何以得此於吾  
文丈閣下第得一言決羣疑之教承來不覺背汗沾  
衣也閣下之終是不深燭無知而俯從不已亮實不

能無憾於大君子閱理之明而恐致有僨事之悔也  
此所以不敢妄進而去益退縮者也然至承不得不  
上徹之教則亦不敢偃然床茲即當扶輿趨伏於門  
屏之外剖腔暴血冀燭實無所存而退斥之也  
亮淵再拜言曩於攀 和永辭之際病未隨進仍失  
承誨之便從此雲淵度阻亦不敢拜簡以煩門隸不  
意有誰將私門喪報仰瀆崇聽特下慰書惶感惶感  
仍伏審霖炎神相感德體內康寧區區不任慰喜亮  
淵祭無主婦之悼何敢云云五朔毒癘奔遑苦惱備  
經人所不堪者而尚得不仆却是異事賤息之痼尚

勤記念有此苦歇之問父子感恩以若重症通來力  
窮且際大擾一切棄置而姑不越添罔非餘庇之及  
也去月猥蒙 恩除感祝千萬而以病以老實難趨  
職但一肅 天門分義道理不容少者而時適斗泄  
亦未遂誠惶感罔知措躬也餘伏祝為道為國厚自  
保重  
拜違教席居然已三年矣草野賤陋不敢以聲聞上  
勤記錄然追惟向來熏德於燕申之際心尚忼慕不  
不敢少須臾怠緩匪意日前嚴旨不勝驚悚伏想大  
監引咎惶恐不啻萬萬更惟春寒尊候動止神護康

旺不任慰慕亮淵其間日月無非憂患悲疚再昨臘  
見仲息持衰沒其婦又趨練而逝凡所以鑠喪心性  
者如公輸之九攻非華宗浪戰之比也苦患抵當不  
去大抵君子之於患難試將朱子所謂萬事須更瘦  
減不足置腦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為究竟法  
之語實做工夫者方有些巴鼻而顧未嘗從事於斯  
臨此等苦厄便打不過深自愧懼竊願閣下不以凡  
陋而踈棄之患以咳唾餘警俾得服膺而勉勉於將  
來不遂為小人之歸也餘伏祝為道保重不日返朝  
以慰輿望

亮淵白年來不敢拜簡以瀆中天而因士友之所傳  
伏聞旬候譽和就醫江郊區區不任驚悶近承旋慶  
勿藥而天日重明特命返朝亮淵不徒為閣下賀  
也為國家喜也際伏承旬慈尚勤記錄辱賜手筆  
教辭諄諄冠帶敬讀感惶交摯不知所以為謝也伏  
惟垂候神護威德壽體益輕健更切慰慕亮淵庸陋  
浮浪不足比人數一世之所共知而濫溷薦剡之末  
污辱衣冠貽笑遠近惶愧無地容措只俟駁正之蕞  
而刊汰之以免欺天之罪耳

答鄭經山元容

亮淵雖愚昧豈不知先契之為重而耕樵微踪不敢  
唐突於門屏遂自至踈外而如負先誼心常慙悚只  
有賤忱不後於人不意貶損威重娓娓側理與之酬  
酌此非有取乎愚陋也只為重世誼也至於送賜先  
世筆蹟俾為世守而資講世好勞念及此寧不僕僕  
然惶感乎仍伏審人神交相昂席康和伏庸慰賀亮  
淵鹵莽一生老未聞道至有年前鑄却羅帥大鑿伏  
想感慈必為之歎惜而無由奉承警責是恨下送諸  
種惠出尋常大人之賜不敢不恭脯菟留俟先忌纁  
絮將作賤軀月制之用感載無以為謝也

伏惟晴和神相台躔起居萬福向伏承降屈手筆德  
音鄭重伴賜輕涼衣材澆磊清露施以過當之禮不  
敢不拜領所以仰體知已大君子之德輝而實非賤  
陋所敢安也尚不能謝門屏之下雅量包容或以老  
醜棄物不屑責也而惶感不知所以為辭也惟有一  
事勉實桑榆不落邪魔上誤知人之明為不報之報  
而志氣日退菴妄日甚是為可懼也亮淵旨聾尸居  
已無生人之事而日前省楸宿舂地遭啣廢之厄日  
事針藥私悶敢煩餘炎涼在前伏祝順時保重益綏  
壽社

伏惟盛德身佩安危尋常舉措視以為世道之隆替  
區區賤陋引領勞祝不後於人而咫尺書候猥煩不  
敢伏蒙記念辱問存沒德音春溫蟪蛄微蹤罷荷若  
警謹伏審秋涼昂席壽體萬康下情慰賀萬萬亮淵  
犬馬之齒上誤 國恩榮及所生罔非仁庇之攸洎  
也周貧之賜奉以悚仄深欲請教傷惠傷廉之義而  
不敢不以長者有賜禮不敢却之訓為準然無以效  
一剝之報愧惶而已  
新年耆社 恩寵曷勝贊賀草野病伏末由躬進獻  
頌愧負愧負伏惟春寒猶酷文丈神觀動止日益康

和下誠慕慰之至向承壽序之教而此等文字自來  
生疎不能強副愧事愧事第有一事固知為盛度中  
熟算之餘而敢效菊萸之愚夫古人有九級浮屠之  
喻况今正好以禮典上請未知 處分如何而在  
我之禮恐或如此以為如何下送諸種自前累承暖熟  
之恩而敬禮德意每每不敢歸讓只有悚悚而已迷  
孫愚陋無似特垂假借榮感無比而生長鄉曲無所  
見識幸須庇之字下得蒙咳唾之餘以自警飭無辱  
世好區區之願也亮淵三年沉痾以生為苦何足煩  
聞

承教使之溷於壽序輒末榮感而膏中榛廢僧家所  
謂不會說話者何敢沙磧獅子以誣智眼乎母寧自  
附於曲外松聲甘受打乖之譏乎竊謂古之君子有  
慶則愈戒懼居福之道莫善於此故位高而戒懼則  
位益安名尊而戒懼則名益顯壽而戒懼則養性養  
命壽益無疆子孫閎闕而戒懼子孫又各自戒懼則  
子孫益復永昌此二字實千聖正法眼藏而出於腐  
儒之口則為陳談矣然誠切效愚敢此為獻倘蒙包  
容而視至否

答洪判書 敬謹

幸并一世講服德誼者久而農樵野蹤只有望河而  
想而已不意感眷先辱手筆問此毒憾垂死之命荷  
感若驚第伏審臘亘人神勞相台座壽體康和慰賀  
萬萬亮門運不幸長子喪逝以嫡承三世之宗受服  
以縗未論窮獨無依廟重家幹昏妄無以擔著死將  
不遠而未前奈何珍饋動輝隣里不知措辭為謝  
伏承下辱衫翰謹審新元台座履泰神人協相多納  
福佑賀慰萬萬先集恭承不鄙有此波及謹冠帶拜  
受自喜無似何以得此以為我家韓文舊物遺作子  
孫永守寶箴感激不知攸云亮悲疚奄奄自苦而已

答李判書嘉愚

山野而簡官府非不知其為不可而來而不往非禮也自敵以下猶不敢忽况坐蒙尊重之先屈者乎固不可以嫌而廢禮故敢替呈姓名恭俟不恭之罪不圖俯賜委翰見予之意甚厚榮荷僕僕况伏審新涼節下起居一味萬旺賀慰亮淵窮山老頭陀吟病貌撲不敢煩聞紅露西菰拜頌一喉便覺塵肚灑然如冰寒門清德之澄人肺腑有如是夫

答成判書

在前一兩番猥忝珠側而豈敢望賤陋尚在記念中

即蒙投辱彩翰見予甚厚榮荷榮荷况伏審旌鉞藩垣人神勞相台候崇衛何等慰賀亮淵神昏氣耗苦惱外鑠久而不死只是辱耳何足煩聞果川冠席僕豈其人子不敢違儒賢督責醜然於綿蕪之末漸忍可言但得奉伯氏丈警咳於三十年望河之餘以是為幸耳

答李兵使容純

祭式之改正先儒多有行之者品式南溪所論最正一從家禮似無改評鄙家果品有不過家禮無不嫌一兩魚肉或湯或膾而無湯名色之別設一行矣高



排非禮也古禮果滿盞而止多少以是為準餅高低無可攷東儒或只用白雪糕而餅米或五升或三升云則其不高緊可知矣餽時祭有之而忘祭遍及隣姻恐未安

鈐刀蓄干將用古人所歎而過錯節乃見干將之利也勉之哉竭力盡心報得佛恩萬一閑塞別離何足區區而顧此桑榆暮景為懷當如何

閑塞太支離吾生亦支離故能相待到于今未知前頭支離吾復能無事相待否即惟邊寒冷政體一衛萬旺旅愁鄉思如何抵當深知盡心民國聲績為西州第一天廢時降可謂不負平日讀書之志而君子之於道未嘗自足而益加勉焉亮之所為之望者亦惟是耳

與金木川序教

對梅竹思故人退陶事也余於玉流泉聲板橋樹影如何少憧憧之懷乎伏惟霖炎比甚壽堂萬福眷集均慶為養棄官古或聞之今乃躬見為之增氣亮衰狀幾乎月計顯殊凜凜西日自惜悠悠一世也凡叟飄然一卸了得宿債真是烏靈源去人不遠也

答徐夏卿忠輔

夫禮名正而後言順綱立而後目舉已酉 朝家慶  
禮時諸議不一為没人見得名與綱巴鼻也蓋 當  
子之立也承 憲宗之統 當子雖於 憲宗為再  
從叔父臣繼君猶子繼父魯之禧公雖曰閔公之兄  
而以臣繼之臣與子一例也為閔之穆故閔是文公  
之叔而世次則祖之史氏譏逆祀之為後祖也沙溪  
以為叔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却又曰祖與叔  
之尊補子與孫姪之行恐無此理 唐宣宗繼武宗  
而立於武文敬穆祝禰廟號自稱嗣皇帝 按 皇  
明世宗八承武宗統谷應泰史斷曰世宗况禰武廟

考孝皇則貳其統而於義為失 又按我 朝廟制

兄弟并廟 唐禮官謂兄弟不得為昭 文宗 世祖

同廟則 端宗宣可安於 世祖之下 耶朱書圖式

兄弟亦以昭穆言 徐遵曰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

萬斯謂同廟異室亦 三昭三穆而不得多

答李子厚 教興

涯角地一紙清話有若神會者謹審燕處清暇涵泳  
佔俾豈勝慰賀優游汗漫日月虛徐在高明未必然  
而實是警督愚昧之真劑便覺心下鬆爽至於熏陶  
篤守等句僕豈其人乎恐為失言之累也亮一疾跨

到十二朔鬼事當前自憐而已

答姜進士獻奎

平日講服德義者久矣而恨無由一接清儀不圖君子泛愛不以庸陋為可棄而辱賜光顏迨庸感載當即奉咫尺之書以替躬謝而怠緩不暇焉却又蒙先施華問愧荷交深伏審堂上壽體康和兄彩候百福拜賀萬萬書中娓娓無非使我警飭之意而僕豈其人乎亮衰耗日加自知為朝暮命也而一生方外浪跡浪得耳視目聽底一般虛聲不知者做真推排知者亦依偽題目用太不着題語補道以寓譏嘲之語

安得真知者相與一笑也科便乃是萍水前期而坐待歷路又所不敢也區區悵缺而已

前秋遠投情問能吾所不能不惟不忘遠敏於事而厚於人皆吾所當學而不能也拜審春庭氣候一向康寧近有恩命特除外臺結以壽賀猗歟三達尊為世山斗伏祝班彩舞縮慶祝無量為之贊賀贊賀鄙謬說幸賜經眼而略施肯許若將可取者然豈其不欲責備任者小兒豎瓦屋之意歟以不得蒙索癡砭削為可恨耳亮衰病不足惜也而悠悠而長泛泛而老憤憤而將歸未歸是可悲也來教所云出於口

而悔生作於躬而愧發者在高明未必然而亮實當  
之然亮無復志氣可以自堅便次不起雖欲靠得書  
冊只是蝦蟆禪都不濟事奈何

居常瞻注不啻飢渴際承華紙有若神會而萱草臯  
蘓無以加也第間者挾旬不翔幸即復故先驚而後  
忤想今調養得宜平復已久冬又暖近候凡節如前  
康健省餘養德修業日臻高明慰賀慰賀亮衰暮追  
縮欲言先愧每讀尊書篤實做工覲於言外上熏家  
庭傍多友益宜乎其然復有後垂繩繩緬述為吾道  
深有望於高明也亮自甘卑污其害將流於子孫深

歎深歎近來禪脈舉用茶笠絲帶古禮織之迹掃地  
盡矣嘗與成友論之熟矣愚深歎織出黑經白緯布  
與同志人共之則一家二家自有復古之理高明以  
為如何但鄙家貧且無女紅不得染之織之恨也  
瓊翰忽然墜到手中心畫情言大慰前年失拜久久  
恨恨之懷敬審定省康寧萬福何等擎賀第八朔刀  
圭今已復常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亮粥飯  
僧殘年何足煩也年前敢以織布之說供煩要承可  
否之教尚未承惠復想必以居令行古非之而亦不  
欲直截此退而然歟愚意以為朋友講討之義恐不

如是馬范鍾律之論終身爭辯如其不契則明乎而切責之乃友道也若心非而遂不與之報答則豈不果於不可則止耶幸無鄙外而俯施牖迷至仰禪織說許以犁然迷罔天下得此并世之子雲豈非幸歟

遺藁淨書已畢亦見誠孝之至前書見予之意甚厚僕豈其人乎責望太重比儼不倫實非愚昧敢安也夫文之教是何言也揄揚先德寔人子莫大之事托非其人則與有善不傳一般此何等重難而擬議於賤陋如亮也亮或無知妄欲負山即今昏耗日甚省

覺鵬突目又九分盲閉向於果川得奉先狀而不能一讀只旁聽而止幸諒此情樣如何

答李東龜

信後弦望累掇刀圭快撤四大輕安否亮衰病年例也一日甚一日最是眼事無由遣日如何長得見識塊坐窮山無嚴師畏友之益自分小人之歸雖欲加工日子能復幾何只愧作後生輩殷鑑耳竊惟吾君子有志上頭一閑者久矣切問近思向上工夫日有所進否歲若不我與矣恐當以不虛作一世人為矚矚而勉勉龍象力無孤斯文之望也第近來書札間

執辭太謙誠所愧悚直欲逃遁遠走而不敢承當者  
也在高明亦涉過舉徒喫旁觀者譏笑幸須勿復如  
前只以缶簋相際如何

與成載瓊

近報筮仕待下怡悅無過於此者貢賀第學優而仕  
仕亦須學不學而仕猶不能運艁而江海也鮮不狼  
狽望須齊居靜寂中著意經史得力方濟事如何

答李根洙

便回承審壽堂春集一向佳慶慰賀慰賀亮忍對松  
殞歲又將窮病狀只是朝暮任之而已所居落落無

由合席所冀朝陽之暉與時并明耳

與姜鏞

春間特蒙不外謙屈清標匆匆一宵雖未從容猶窺  
見其劄脚甚牢朱夫子嘗言佛氏所謂大心眾生者  
今世絕未之見幸今吾友先立乎大者平坦官路上  
進退做去豈非斯文之幸歟如愚疎放雖未敢與聞  
於此事而向風欽望則未嘗後於人是以憧憧乎中  
意外華翰先賀重侍百福次讀遍至尾誠心求道之  
意溢於言外老憤亦復起敬而但坡檣云云等句似  
太不着題豈其筆勢太透之欠耶丈席講道等字亦

明者不免失言之累矣嘉要要經王尊丈斤削然後  
淨書如其太濫胡雜不足巾衍則不必謄傳以重吾  
罪故不使家兒污空冊而草本付諸來人恭俟後便  
之來耳石茸多感囊紙不敢空還納一劣墨耳  
辱問荷感而語際若有收聽一得者然不覺發赤也  
不記當時所言何事而亮本鈍滯固陋或有一箇半  
箇杜撰雜說何足備道聽亦何足安拳而反垂許可  
吾以不得直說論斥却有所疑於中也近工左史夫  
子筆削豈可以鬧熟家少之哉朱子所謂不須枉費  
心力干我甚事等教俱是怕專工而分力減却內省

工夫耳左右計未必出於此也亮衰懶愧不足言  
意謂科便冀或憑聞安信果蒙記念施以華簡謹審  
新春重侍百福百原不爐工夫勤篤欽慰欽慰亮日  
益昏耄只俟符到可以免守廁之辱而已先天老陽  
後天老陰之說得無有病字本說則不過曰陰極變  
陽為交陽極變陰為重此先後天之理也坤中變為  
坎乾中變為離變者為先天所變為後天卦位相易  
之路自成交重之形云爾復此書呈幸加斤評而垂  
示焉然安為杜撰煩人耳目則非本心也  
春間華函至今感荷又承審重侍萬福慰賀亮既不

得聞道無寧早免燕豕之苦而亦非在人者只合目  
呻吟而已古人謂素榆之景理無遠照朝陽之暉與  
時并明不敢自外竊為高明深有所望也酒肴千里  
勤貺况是珍味定疑交梨瓊漿合而成釀感感  
撞撞我懷山川不能間之獲此側理上白旃檀除却  
熱惱愛不能捨也况審重侍彩舞百祥輝映慰如何  
言亮朽苦惱衰今年甚去年老例也奈何近有深衣  
說及常變通攷付籤合與左右對討可否而無其路  
為歎餘冀慶增萊廣  
愁病中忽承德音不啻空谷親戚之警咳更有以提

醒老嫻者乎况審寒序重省萬福琢磨日新慰賀何  
量亮若待他說愁病能殺人我死久矣而猶得不死  
所謂海鳥九韶只是幾州鐵鑄未錯所得授人罅隙  
而已愧死愧死動亦定靜亦定愚未嘗從事於斯不  
敢強所未解而仰對焉但以曾所吟咏一餉者言之  
則動靜不違於敬而至於純熟則其或可以做到此  
否想必有家庭所聞者矣願垂示教也  
深衣說承許犁然少慰平日大不遜之懼也  
嶠嶺長素榆短懷想自不淺况所期望於左右者素  
深矣每一得書為之增氣承此辱存退之所謂摧落



老物誰惜之者委曲盈紙荷甚慰甚况重侍百福理會朱書為之慰賀審而理會不止記誦特作自家心身上訂砭尤所敬仰亮尸居無生人之事有子迫於貧病悠悠而已有孫草土三年酸梨之手亦甚生瀆塊然窮山無所於朱藍便是秦不収魏亦不閉若使獲近末光則我目可瞑而如落落東西何他日看渠貌樣時惠警責無忘我今日之意也

半載無前幸候餘得書開封乃安信也尊庭以暮年履憂執制不至有大損省餘佔俾理會著實慰喜慰喜亮一食卧尸耳何足聞也度孫着着作一世人此

為可憂也

二月三月兩度書承荷勞念不置而間有回便病未修復歎况茅審間阻炎涼侍省萬福是賀亮偶罹一疾轉轉添加八朔床茲鬼事漸迫其苦可言此世別無松雲綉尾之戀而如干繆說尚未淨書以是為兇輩憂之先先生幽墟之辭既被誤托逃躲不得遂隔僭越之累而淺識淺見不能髣髴萬一惶愧而已病勢要之不久秋間知有來便而前此死期未知故略此裁書置之耳

別紙

朱子宋廟圖與周廟圖不同夫周制乃萬古不易之  
正禮也宋制則乃時王制禮也故朱子不得已從之  
如父在為母三年一殷也退溪亦不敢別為創說也

答金秉星

稔知操觚之專妙足以命中而一躍躍出聲利海超  
然燕坐專力此事若質之朱門豈不莞爾而喜其安  
心俟命也更望愈往愈堅兩用百十斤炭火煨微微  
火教養法做登般若慈舟以增吾黨之氣也蘇齋問  
存心於晦齋先生先生指掌而言曰有物於此握則  
破不握則亡此理正是三昧俄與士興說過亦此謾

及之也亮昏安日甚志氣日退似聞生薑辣而終未  
敢信而桑榆已迫可愧又可悼也

搬移營造想多惱神而家務叢委妨於學問朱子謂  
此固無可奈何而理與事不至於打成兩截則好矣  
曲溪使艤正是做工夫處先儒以為舉子程文為一  
厄左右已能脫落一厄專力向前到何地不得亮一  
生疏蕩優遊老去如斯死去如斯所望只是朋友勉  
力學問使今日吾道不墜於地而已

亮內荒外削與時俱深欲言恐煩耳示自警習俗纏  
繞寸進尺退等句深仰向裏著己之工而顧此疲駕

自棄已久安有金針可度與人也但知得如此是病  
便即不如此是藥驢在柙下何必更向人覓得驢只  
是自家脊梁力何如耳

答劉敬百

乙臘一幅情翰穿萬千山來丙夏始入手方審改轍  
酒泉更於丙臘拜辱唁書哀感中慰賀待省連享百  
福不任區區亮積殃及嗣八莖逆縲病又痼盲右足  
常占鬼闕尚未得溘然只覺苦生支離也新寓之地  
山川風土八高明所擇則可不見而知其佳矣大抵  
飢飽在吾勤惰人心美惡在吾行已臧否百事在吾

而已惟吾君子想有以盡之者而亦不敢不以一勉  
字獻焉餘昏迷不能多談

亮餘日幾何源源盍簪見賜警惕庶或挑起心下鬆  
爽際此秋成路乾冀得楚音承以色憂戎程未果驚  
慮之至未敢言化儺之私未審間已平復路左便稀  
何鬱如之金友臨賁深感不鄙近日對名菊自愧醜  
穢於斯友也亦云望須互相磨琢也吾心之治忽為  
斯道之隆替先儒詩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  
千身勉之哉

向於臨別時以補謂過舉累請無然今番書眼先到

書函而不覺失望顧此陋物性本粗率疏狂恣意打  
乖既為舞訝流浪於前又被死水淹殺於後自家句  
當一箇身名直是奈何不下知舊之不欲揚人之惡  
者不盡責其備而置之交遊之末然人非鬼責容有  
既乎今左右於知人之明煞有未盡誤相假借時賜  
光顏固是汲引厚意而至於施之以儒學長老之禮  
則太不着題耳豈非正見之一累耶荀子尊子弓而  
見譏於後世禮不可過恭因不可失親願加勉乎温  
公好處也  
自我無往禮而來書重疊感且愧深審炎涼序搜侍

關一衛萬福掌珠無恙慰賀亮日增者病日耗者神  
吳楸灘有云不是全然無意者如何長作舊時人顧  
此舊時為人已不足道而今却韓子所謂一落千丈  
強誰為之炳燭相照足可悲歎惟諸君子有警乎斯  
益加磨礪也

答李綱輝

向來才得合簪而旋別昔者舒璘以弊床疏食為佳  
趣今吾君子高致宣兄彼而茅之哉特因為主人者  
不足與語而不欲畱連也愧甚愧甚晚爽烏匝千里  
長程實勞我心獲承手翰謹審返稅珍重慰豁之極

世方奔走許多乾沒而獨能猛着筋骨占却頂門上  
田地誠欲欽艷願繼後塵而無能焉今承問寡之盛  
顧此忝忝地昧行者安知幽州建州之殊而強對也  
但以副墨間所聞言之則以己心為嚴師以聖賢書  
為指南而力行之又平平存在略略收拾為吾事法  
門云此未知是否亮尚未得渣然一箇身心不自耐  
支苦苦何言餘年朝暮而萍合無期臨紙悒悒  
與李昌述  
昌述以其師李源坤靜虛堂所著箕  
範行義責余以玄晏余昏耗不得副  
箕聖洪範萬世王子之大經靜虛子於其九綱五十  
目引經史以證之更衍義以廣之甚有功聖門矣而

其為書也亦真西山大學之遺也勉之哉允文甫吾  
以靜虛尸祝期子子盍以大學之瓊山盡心焉  
通來疾恙日甚矚晦消息只在早晏吾生聞道已矣  
所望惟願朋友勉學而各自參商盍簪無路是庸為  
恨際此吾君子心畫墜前常自警惕之意溢見於言  
辭之外大慰病中憧憧之懷也况審侍下萬福者予  
箕範序素不闕於此等文字近復神思耗盡言不能  
文文不足傳何敢強着擔不起者予前書綴尾之欠  
姑未聞果齋針砭而抑為其瓊山之補意涉西山之  
未盡而云耶如其未當以大學之瓊山六字截去之

如何黃鯉燒尾亦未為無尾也

別經

上古生民之初人情必與今一般不但寒然後衣也既有男女則下裳不可闕也既有行步作用則前裳必有兩片開掩此在衣草時已然矣及其織葛織麻而為布也乃有幅制而旁必圻而後方便於屈伸起伏而旁體不可不掩更加左右旁幅此上古之服而今之衰制其遺也後之聖人聯衣裳而為深衣其典型源流可以推見此壬戌年閏所錄愚於朱子深衣苟非十分明據可訂其疑則何敢別

生意見也如裕與衽當旁之不敢為朱子之倭臣者朱子所謂苟不得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不敢從者也如領會自方一段後儒多疑貳而愚則不然蓋後漢儒林傳註方領直領也朱子之直領自有據矣交垂則自成方矣凡他諸說如漢之小兒之方領名曰擁咽者宋之小兒疊方幅繫領下名曰涎衣者宋時上領衣本出胡服方截而結紐者後漢朱泚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方正謂之學者服者宋之朝服方心曲領方二寸許綴於圓領之上以帶結於項後者凡右五者朱子非不知之而不彼之取而取直

領曰交領處自方也夫諸家之似然似疑不可方物者曷若朱子二耳之為甚易而實是也愚以為未論禮制直領最便於日用非如團領方衿之不古而巧也古之衰制亦直下而交會也但世傳孔子畫像頸下有橫衿此必漢儒如朱勅者之傳會也孔子本無鬚畫像則有之其不足信者明矣今人常着袍襦皆直領而未必角戾不方也語錄解角戾謂領之曲也且衿領也領之曲在頸上不必以領之下合處為衿而曲之也漢儒誤見抱方之文曲其衿而橫之若舉全體如口字樣而為言曰抱方則尤恐未然故固

守朱子之訓亦粟谷所謂幸而生於朱子之後也

方領之說終不能吻然且以退溪所云愚意以為恐

或如此試再思索之語仰報耳以兩於交掩成方朱子

言之且衰脈為最古而直領故愚不敢不墨守

### 答朴聖輔

路慶懷悠緣何路脉情翰八手欣荷所業想日孳孳吾輩例多困窮迨平所謂草衣木食勉修素業是吾事而惟壁立千仞用縛虎捕龍心力做去方有實得此非吾所敢道者愛莫助之敢以為獻無謂屠人念佛而耳邊風也

經舉工夫能得兩進無右足偏占之慮否除非索性  
才力恐致致泰不屬楚不閑何如專向頂門上下一  
針須熟慮打筭無至白首他日自笑寂寂亮夏恙跨  
秋人言病或有好時而其如目不接聖賢何劉士興  
月初來見方營搬移江陵勇斷過人矣雖未久留而  
其學問益有所進可喜

與沈有慶

詩固心之聲也讀其詩知其人惟明者能之吾之性  
情既麤蕩殘陋則其發於詩者亦麤蕩殘陋有不可  
掩如病琴敗鼓之形於聲矣今吾君子聽於流傳而  
便結神交豈余工於長卿之奏雅以欺人歟抑吾君  
子只許其不落鄭衛而不盡責其餘歟然其果子野  
則吾性情上病痛知之明矣從此隨病隨斲無使小  
人之歸也誠區區之望也

答趙梈

向蒙適當之禮方切悚仄續賜辱存補道太過責望  
太甚此愚所當請於執事者也雖欲反以為獻而不  
敢以已所不安者施之於執事然執事之為此只為  
姑未燭此索性不似故也政欲躬呈醜陋於明鑑使  
不至遠屈威重如所諾者之為寡罪而不可得也幸



勿輕信周璞而便命剡棹也鄙雜稿不敢意傳後也  
只為先隴先系記與子孫也而無處慙東里之手及  
讀執事詩文竊覲執事之為直諒而又多聞也既又  
不以凡陋為可棄而引與之酬酌安時雅量包容鄙  
俚而一賜遮眼全稿付與黃友去庶不踈外而補鍋  
汰礫一出肝膈此乃愚炳然之望也

答堤川章甫書

伏惟信後僉執事體履一向萬相生幸得并世而埋  
沒樵牧不得一望德星餘輝而却蒙先辱華函施之  
以不敢當之禮惶感瑟縮即欲逃遁而不可得也大

抵假人非倫古人所戒也以賤陋所不可一刻冒承  
之稱稱之而自居太遜得無欠於知人明也耶生少  
痼麓蕩老益暴棄無所比數世間不相識有公論底  
人莫不知之不意執事過聽遊談之誤有此過舉竊  
為之慨然也伏聞奉安孔夫子晬容議營俎豆之所  
儘斯文盛舉也苟有秉彛之天者孰不欲奔走工役  
之末而生馬齒滿八形已不逮至於助舉文字不但  
素所茫昧昏憤滋甚不敢奉副感命只增悚仄

與鮮于叅奉

淑

竊謂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恩之至也

聖人之於後人恩不下天地父母故古人稱受罔極之恩自古羣聖孰不為然而箕子之於吾東更有多焉先儒有嘗建白欲尊崇之同於孔廟以報罔極之恩也亮淵幸而生於是邦生長乎其禮義性情乎其風化自少至願血誠罔一低回舊都瞻仰遺廟者一生鉅鹿於意間而無邦世故葛藤未暇一躍抽出居然輒到此八耄形已不逮將抱恨而歸茲敢替呈一書伴以平日為箕聖所著文字蓋安卞史氏之誤而明箕子必不受周封之意也冀蒙一賜遮眼而黜陟之也且井田典形是周百畝制是殷七十畝制畝數

步數幸示破也

解于淑而答田制皆田字形分為四區區皆七十畝  
畝界區之六十四區六十四畝界區之六十四畝  
六田城門達之江遠其尖斜畝三旁又有三畝凡十  
路由或二之區隨其地勢而為之  
鄉一至今傳之為餘田亦皆七十畝

